



恩斯特·台尔曼

他的階級的兒子

威利·布莱德尔 米夏尔·切士諾—赫尔著



恩斯特·普尔曼

德意志银行

德意志银行



威利·布莱德尔 米夏尔·切士诺—赫尔

恩斯特·台尔曼

他的階級的兒子

商志馨 莫 漁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这部电影剧本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德國人民偉大的兒子，德國工人階級的偉大領袖恩斯特·台尔曼在1918年—1923年間的生活和政治活动，从而也反映了德國工人階級为爭取自我解放在这段艰苦的时期所作的英勇斗争。

剧本一开始描写了台尔曼1918年在前綫領導士兵所進行的反战活动，和德國人民推翻威廉皇朝的十一月革命；接着描写了1920年團結起來的工人階級怎样粉碎了德國軍國主义分子所組織的卡伯暴动，1923年由于德國社会民主党的反动統治引起了國內通貨膨脹，德國的革命运动又行高漲，十月二十三日漢堡工人在台尔曼領導之下举行了武装起义，剧本着重地描写了这一英勇斗争的經過，充分表现了德國工人階級的坚强斗志和台尔曼杰出的領導才能。

由于这部电影剧本成功地刻划了台尔曼的偉大形象和真实地反映了德國工人运动的斗争歷史，因此曾獲得1954年的國家獎金。影片拍成后并曾在第八屆國際电影节上榮獲“和平獎”。

Willi Bredel und Michael Tscheeno-Hell
Ernst Thälmann—Sohn seiner Klasse

根據 Henschelverlag Berlin 1954 年版本譯出

恩 斯 特 · 台 尔 曼
他的階級的兒子

威利·布萊德爾 米夏爾·切士諾—赫爾著
尚志馨 莫 漁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100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4 1/16 插頁 5 字數 83,000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6,000 定價(?) 0.46 元



恩斯特·台尔曼

我們在回憶自己過去的自豪而得意的時刻和事迹時，所獲得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恩斯特·台爾曼

一部偉大的影片 描寫一位偉大的德國工人領袖

恩斯特·台尔曼是德國工人階級在反对貧困和权利的剝奪、反对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的斗争中的領袖。他是國際工人运动中最孚众望的領導人之一。他在法西斯監獄中堅貞不屈，向各國爱好和平的人民体现了德國反法西斯人士反对希特勒的血腥独裁和战争罪行的英勇斗争。因此，每个正直的德國人都把紀念恩斯特·台尔曼一事看为是神聖的，他的一生和斗争是每个人的榜样。

这部偉大的台尔曼傳上集恩斯特·台尔曼——他的階級的兒子，真实而动人地描述了恩斯特·台尔曼成長为漢堡工人和德國共產党的杰出革命領袖的过程，他和普通人民的緊密联系，他对無產階級事業的無限忠誠和他对勝利的不可动摇的信心。在这部影片中，由共產党領導的德國工人反对魏瑪共和國里軍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动派的斗争，獲得了卓越的藝術表現。这部影片將不僅在德國工人当中，而且也將在敬愛过恩斯特·台尔曼和为他的生命斗争过的各國爱好和平的人民当中，受到热烈的推崇和感激的贊揚。

威廉·皮克 1954年一月二十五日于柏林

1918年十一月。在西綫前方，一个灰沉沉的秋天日子。这一天天气陰冷而潮湿。一片光秃秃的、被炮彈翻耕过的、寬闊的田野，到处尽是炮彈坑、炸断了的鉄絲網和陣亡的士兵尸体。一陣陣猛烈密集的炮火从法軍陣地隆隆地轟过来。在隱隱的远处，有一隊德國炮隊在回击着。

士兵漢勒士·哈姆斯勇猛地跳躍着，穿过被炮彈炸得四处噴射的泥土，越过这片田野。一排重榴彈炮的炮彈呼嘯着飛过来。漢勒士·哈姆斯扑倒在地上。他臥倒在摄影机前面。炮彈爆炸的时候他把头緊貼地面。泥塊嘩嘩地落在他身上。但是爆炸声一过，他又向前面眺望了。他臉上露出难于抑制的高兴神色。人們可以看出他准备把一件消息帶給他的战友，这消息对于大伙的命运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他朝着一个已經打毀了的炮兵陣地奔去。陣地構築在一条鉄路路堤的后面。路堤的斜坡被一个个炮彈坑弄得支离破碎，鉄軌的遺骸冲着天空翘了起來。一輛翻倒的火車头躺在路堤的下面。有一条坑道从側面穿進斜坡里去，用木樁撑住的坑道入口上面堆着沙袋。坑道的左边擺着一門門長頸野战炮，炮口伸到路堤的上方。在坑道上面的路堤上弥漫着排炮轟击起的硝烟。排炮第二次轟击的地点更近了一点，并且打着了这个炮兵陣地，第三次轟击打得更加近了，噴起來的泥土遮沒了銀幕上的画面。

坑道里面充滿震耳的轟轟聲，泥沙从坑道頂板的橫梁之間沙沙地落下來，遮擋了視線。慢慢地銀幕上的画面才又恢复了清晰。这条坑道用橫梁支撐着，只有少許的光綫透進來，里面大約蹲着十五个德國兵，有几个头上戴着鋼盔。在坑道的入口靠边一点，有一个穿着士兵制服的男子坐在一張簡陋的桌子旁边，只看見他的背部。他是恩斯特·台尔曼。他在寫东西。炮彈的爆炸声很近，坑道的頂板在震顫着。泥土又沙沙地落下來。士兵們心神十分不安地望望頂上。恩斯特·台尔曼毫不驚動地繼續在寫。他只是动了一下手，把那根插在瓶口上、擺在他旁边的、閃动着火焰的蠟燭移到离自己更近一点。在他背后，緊靠着坑道的入口站着士兵庫德爾·厉密勒。他小心翼翼地向外面望了一眼，然后又把头伸过寫字人的肩头看着。

恩斯特·台尔曼——現在也还只看到他背部——抬起了头，把他剛剛寫下來的东西念給其他的人听：

弟兄們，咱們还在等什么呢？咱們什么时候才学俄國兄弟的榜样啊！祖國到处掀起了浪潮，要推翻那万人咒罵的君主政体。工人們在進行大罢工反抗暴力！

正在这刹那漢勒士·哈姆斯冲進了坑道的入口。他用双手緊緊地抓住入口的兩根柱子，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地說：

弟兄們！……在基尔！……水兵們起义啦！……兵艦上都飄揚着紅旗！……还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出獄啦！

有好几秒钟之久，坑道里完全肃静无声。接着士兵们都跳了起来。欢呼声响成了一片。有一个人得意地嚷着：

咱们的海港起义啦！

另外一个人喊着：

现在干起来啦！到处干起来啦！

恩斯特·台尔曼站了起来。我们第一次看见了他的脸。他的喜悦的目光注视着汉勒士·哈姆斯。他沉着地、几乎是慢吞吞地朝着他走了几步。然后他突然用了一个猛烈的动作一把抓住他的肩头，叫了一声：

汉勒士！

在突然爆发的喜悦之中，他们两人互相拥抱了。士兵们把他们俩团团围住。台尔曼高兴得得意忘形，把汉勒士·哈姆斯高高地举到坑道顶。钢盔从哈姆斯的头上滑落下来，叮叮咚咚打在站在周围的士兵身上，他们高声大笑地缩着头，一面去抓那顶钢盔。猛烈的炮火现在平息下去了，但是始终还听得见远处的爆炸声。

台尔曼向桌子走去，在它面前站住了。他把钢笔拿在手里，深思了一会，接着又重新开始写起来。

库德尔·厉密勒问道：

口号是什么，台尔曼同志？

台尔曼抬起头来，望着士兵们。他情绪激昂，象对前线的全体士兵在说话一样，他说：

转过枪来！掉转枪口，士兵们！

他的话很鼓舞人，得到大伙一致的同意。有一个士兵说：

这口号可太好啦！

另外一个說：

这个口号咱們可等了好久啦！

台尔曼用有力的字体迅速地在傳單上斜着寫了几句。然后他望望周圍想找一个人。

費特·楊森哪兒去啦？這張傳單必須馬上复印。

哈姆斯上前一步：

恩斯特，把它交給我吧。反正得回去的。我認得那个地方。

台尔曼：

好吧，漢勒士！

台尔曼把傳單交給他。哈姆斯細心謹慎地把它塞進自己的信袋里，就朝門口走去。在坑道的入口，庫德爾·厉密勒对他說：

嘿，漢勒士，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今天！

台尔曼对着別的士兵說：

咱們要把这个消息通知所有鄰近的各單位，通知这整段战綫！……你到第三营……你到后备营……

那些接受了台尔曼指示的士兵戴上了自己的鋼盔，就准备离开坑道。

又到了外面戰場上。漢勒士·哈姆斯在田野上跑着。只有在远处还看到零星的爆炸。从一个打毀了的小叢林里，費特·楊森同着几个士兵走了出來。他們看見漢勒士·哈姆斯跑着穿过一塊平坦的窪地。漢勒士也認出了他們。他从袋子

里掏出那張傳單，一面跑一面揮舞着，并且兴高采烈地叫着：

費特——費特！

一陣排炮的炮彈呼呼地飛過來。費特·楊森叫着警告他：

臥倒，漢勒士，臥倒！

炮彈在挨近哈姆斯的地方爆炸了。接着又恢复了平靜，但是哈姆斯不再站起來了。費特向他跑了過去：

漢勒士，漢勒士！

秦克上尉倚着一所房子的廢墟。他用望遠鏡在察看地形。在他背後蹲着一隊敢死隊的軍官和士兵。他們纏了白臂章作為識別，并且槍上插着刺刀。在背景的遠處炮彈在爆炸着。一個下級軍官指着前面的田野說：

那兒有一個人中彈了！

秦克在觀察費特·楊森怎樣從哈姆斯身邊站了起來，並且被他的弟兄們圍住了。他向敢死隊做了一個手勢。他們便站了起來朝着圍住楊森的那一堆人跑去。費特·楊森這時候在向弟兄們宣讀台爾曼的那張傳單。我們還聽見原文的最后一句：

掉轉槍口，士兵們！

夸德上士穿過一條壕溝跑來了。連他也聽見了最后的一句。他吼着：

這兒出了什么事？

一個士兵回答說：

哈姆斯陣亡了！

但是夸德不重視這個報告，他只是盯着楊森手里的那張沾了血跡的傳單。他的胖臉氣得變了樣。他克制着自己，嚴

厉地问道：

这是什么？

楊森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夸德，鎮定地回答道：

我一点也不象你这样受管閑事。

夸德結結巴巴地說：

这……这样一个……

他現在完全克制不住自己了，他想夺取楊森的那張傳單。楊森把拿着傳單的那只手藏在背后。站在他身边的一个士兵赶忙从他手里拿掉那張傳單，又把它塞給另一个士兵。傳單从这一只手傳到了那一手，就象在战斗中的一面旗帜。夸德完全气晕了，他冲着楊森大吼：

我告訴你，把那張爛紙拿過來……你……你煽动叛乱！

楊森把兩眼眯合起來，把食指放到鼻下擦了一擦——这是他特有的一个动作——突然握起了拳头照夸德的臉上揍了一拳。这家伙被打得东倒西歪地向后退，一跤跌進爛泥坑里。那些站在四周的士兵挤了过去。有几个已經站在炮位旁边的士兵也照样跑了過來。大家都非常激动。有几个士兵嚷着：

揍得对！

这个狗东西！

他們連对死人都尊重！

有一个士兵惡狠狠地走到夸德跟前說：

滚吧，混蛋！

夸德很費勁地才从地上站了起來，一跛一跛地急忙溜跑了。

秦克帶着他的敢死隊穿過一條交通壕跑來了。

夸德上士走到秦克的面前，向他作了報告。

台爾曼從壕溝的另一頭走來了，由厉密勒和另外兩個士兵陪着。

秦克上尉命令：

上等兵楊森站出來！

大家鴉雀無聲，空氣緊張得很。費特·楊森站在原地動也不動。台爾曼走進人群里來，站到楊森的旁邊。人群里起了一陣騷動。全體士兵都瞧着恩斯特·台爾曼。寂靜的氣氛緊張得要炸裂了。秦克上尉用更嚴厲的聲調重復一次他的命令：

上等兵楊森站出來！

一個軍官做了一個手勢，那些站在炮隊陣地邊上高處的敢死隊拿槍瞄准了楊森、台爾曼和其他的士兵。楊森想走出弟兄們的行列，但是台爾曼用肘輕輕碰了他一下，制止了他。台爾曼自己迈着緩慢而堅定的步子朝秦克走去。士兵們的視線追隨着他每一個動作。他走到秦克的緊跟前，很嚴厲地說了一聲：

完蛋啦！

他很快地猛然一把扯下了秦克軍裝上的肩章。幾乎在同一時刻，他的弟兄們也跳上前來。頃刻之間，全體軍官都被解除了武裝，扯掉了他們的肩章。還有夸德和隨同他來的敢死隊也都被解除了武裝。台爾曼轉過身來面對着弟兄們，他一

只手臂往上一伸，把槍高高地舉在頭上，喊了一聲：

革命萬歲！

士兵們附和着他的喊聲，他們也歡欣鼓舞地把槍舉到空中。

在柏林皇家公園里。大家的視線對着皇宮的屋頂。雷鳴似的掌聲象一股浪潮洶湧地滾過這寬闊的廣場，在掌聲中有三個水兵正升起一面紅旗，它在十一月灰沉沉的天空中飄揚着。其中一個水兵是克力山·戴克。

那面威廉皇帝的戰旗從屋頂降到廣場上，軟綿綿地癱成一堆。無邊無際的人群擠滿了公園，里面有工人、婦女、士兵和水兵。許多人帶了武器。卡爾·李卜克內西的聲音響徹了全場：

我們今天就是這樣用德國革命的開始來慶祝俄國革命一周年紀念。

廣場上又爆發一陣雷鳴的掌聲。在皇宮的陽台上站着卡爾·李卜克內西。他用有力的聲調和愉快的表情繼續往下說：

工人們，士兵們，水兵們！你們要警惕，不能讓現在已經贏得的權力再從你們手里丟掉。絕不要放下手里的武器！

那些武裝了的工人和水兵歡欣鼓舞地把他們的槍枝舉到空中。李卜克內西繼續他的講演：

我們要求沒收戰犯的財產，要求用法律審判他們！

暴風雨般的掌聲重新爆發了，迎風招展的紅旗發出啪啦

啪啦的响声伴着。李卜克内西繼續說：

沒收貴族和容克地主的財產！

秦克上尉和阿南上尉穿着沒有官階标志的軍服，冷淡而敌意地挤在欢欣鼓舞的人群当中。他們满怀仇恨地望着卡尔·李卜克内西，他的声音繼續响着：

沒收康采恩和銀行的財產！这些是革命提出來的最低要求。它同时也是考驗一个人維護人民的事業是否忠誠的一塊試金石！

又响起一陣雷鳴的掌声，打断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話。接着，他以热情的口号來結束他的講演：

革命万歲！各民族的和平万歲！社会主义万歲！

万歲的欢呼声响个不停。槍枝、旗帜、揮动着帽子或手的手臂高高地举起來，象一片樹林盖沒了廣場。好几千人的声音自由而振奋地唱起了國際歌的第一段歌辞：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的罪人！
滿腔的热血已經沸騰，
作一次最后的斗争！

一輛火車头以高速度在奔馳。車头的前面飄揚着兩面交叉的紅旗。在一輛貨車的車門口站着恩斯特·台尔曼。他戴着一个紅臂章。他背后站着楊森、厉密勒和其他的士兵。他們唱着國際歌：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也不是神仙皇帝！
既不是那些英雄豪杰，
全靠自己救自己！

火車經過一个小站并不停車，只是減慢了速度。在月台上站着武裝的士兵、水兵和工人。他們在招手。士兵們跟在火車的旁边奔跑，一面向开着的貨車車門里拋擲報紙。許多人伸手去抓。台尔曼也拿到了一份。这是灯塔报，第四十三保衛师的士兵委員會的机关报。第一版上用粗大的字体登着：

莫斯科的祝賀！

在一封賀信里，列寧、斯維尔德洛夫和斯大林祝賀德國的革命起义，認為它是一个新时代、勝利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灯塔。

台尔曼把最后的几句低声地，但是用动人的加重的語調念給站在他身边的楊森听。他的臉上露出抑制着的热情和决心。國際歌的歌声繼續响着：

一切是生產者所有！……

德國共產党建党大会的會議廳。前一幕画面的歌声繼續唱到國際歌的复唱句，代表們——工人、士兵、水兵——正站着在唱：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來到明天，
英特那雄那尔
就一定要实现！